钱声广(四川)

的黄河

翻旧稿

不觉间, 庚子年已过半。趁天阴 凉快,整理卸任前就打包装箱的资 料。对灰尘过敏,喷嚏不断,戴口罩 不管用,进展缓慢。什么都想留,留 着吧又没什么用处;什么都想扔,扔 了吧又怪可惜的;难于取舍。就这么 晃一下,几个钟头就没有了。陈年手 稿意外地呈现在眼前,抽出翻看,可 能是受潮的缘故,稿纸微微泛黄,字 迹有些模糊,不过尚能认清。以时间 为序,自1984年到1999年的十五年 间,用钢笔撰写的文稿整齐地撑满了 十二只大信封。这些文字几乎都已在 多个报、刊、台发表,或得到省部级 大奖的褒扬,或人选不同品类的年度 文集,或形成专题结集出版。

就这样,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 好多年不见手稿踪迹,几乎忘记了 有些自己曾经写下的文字,现在又使我 再有机会见到了。有些文字使我读了忍 不住赧颜,或是微息一声,即刻随手一 合,掩卷不再翻阅,如此往复几番。

以前写作,总是要待工作结束 后,更深夜阑、一灯如豆,读写一阵 子,不到凌晨不会宽衣休息。妻子从 不干涉,只是关切地提醒不要写得太 辛苦,隔三岔五还煮上一碗荷包蛋放 在桌前,每每此时,更觉倦意顿消。 从记在信封皮上的年月看来,我最早 发表的论文和散文都是写于1984年 的。当然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没有 在正式的报刊上发表过,或者发表后 不曾收在集子里,或者不曾剪报粘贴 下来,现在更是记不起了。

仅就目前所见到的手稿,就其写 作年月掐算,距今都是36年前的文 字了。自己读了一遍,熟悉的文字, 熟悉的场景,熟悉的感觉,又在不同 的年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下 找回。这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熟悉与 陌生,悠悠流逝的岁月,还在哪里见 过呢?我一时想不起,纵然襟怀冲 澹,仍然有些思旧惜今的怅触。

36年,弹指一挥间,这本该是多 么悠远的岁月,是多么漫长的一条路 啊。可是,今天下午蹲在资料堆里回 想一下,这些岁月过得那么不容易, 却打个晃眼就不见了,成为了旧日时 光。翻阅那些文字,有的还有些新鲜 感,像是昨夜才写成的;有的则为过 往回忆,属再也回不去的历史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些事,一 直都没整明白,多少年还有些蒙;有 些梦,至今仍萦绕心头,仍然在憧憬 之中。我已不再年轻,年轻时的欢笑 和泪水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若 不特地去拨弄一下,一时间也不再那

么容易让我心动了。有人曾问我是否 有这感觉。有的!

今天下午的情形就如此。在资料 堆里翻着这些旧稿,有些使我汗颜, 有些使我微笑,也有些使我骄傲,但 更多的使我感慨。有多少值得珍惜的 情感,有多少值得细细去体会的经 验,有多少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都 因我的漫不经心而遗漏或丢失了。

但是我从来不懊悔。这也许是我 至今仍然走在这一条窄窄的小路上, 仍于傍晚时分,在窗前书桌上写着这 一篇短文的缘由。

窗外的夜色已经降临了,多处楼 层的灯火也已点亮,庭院水池中已经 有蜞蚂儿(方言,即蛙)在咕咕叫着,劳 作的人们从各自的方向慢慢归来,余 晖下拖长了多姿的身影。我仍在这么 一面向前走,一面翻着自己的旧稿。

从青海贵德回成都后,我一直 有着写一写黄河的冲动。

在此之前,我虽有过三次和黄 河近距离的接触,但真正动起笔 来,一想到长河落日的雄浑景象, 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伟大气势,又不 知如何下笔。于是,我开始搜索脑 海中对黄河的记忆。

第一次见到黄河,是四十多年 前的事。那时我只有20来岁。在河 南开封,空军伞勤干部教导队组织 我们去柳园口参观。柳园口地处黄 河中游段,1952年10月毛泽东曾 亲临这里,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 情办好"的重要指示。记得当时政 教室的教员说,黄河不仅带给我们 肥沃的土壤,也带来过一次又一次 的洪患劫难……当时,我对黄河的 认识,仅仅局限于书上讲的"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 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对于她"是任 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像一头 横冲直撞的饥饿的猛兽"这一面却 知之甚少。这次柳园口给我的直观 印象是,黄河两岸杨柳成荫,宽阔 的河面,烟波浩渺。水是清粼粼的, 且水流徐缓,似乎黄河正展现着对 大地的款款深情

第二次造访黄河,是在1993年 的盛夏时分,我来到了壶口瀑布。 人还未走进景区,就听到水声犹如 惊雷般滚滚而来。黄河奔流至此, 因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紧,瀑布 上游宽达300多米的水面,在不到 500米长的距离内,一下子被压缩 到了20一30米宽。就此,黄河以龙 的气魄,撼山摇岳般沿着峭壁陡崖 倾泻而下……我着实被那激流澎 湃、浊浪翻滚的壮观景象惊呆了, 被黄河以这种狂涛怒吼的方式,-展自己性烈如火的阳刚之美和伟 大的气势而震撼。我仿佛听到了那 首极为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多少热血 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像一棵 棵小树,吸取着黄土地的乳汁,挺 拔成共和国的苍翠绿荫。

第三次与黄河相会是2017年 夏秋之交,我到兰州出差。黄河流 经兰州城内的水域并不像其下游 那么开阔,但我知道在兰州市滨河 路有一尊黄河母亲的雕塑。抵兰的 当天中午,我便怀着一腔感念和虔 诚之心急急前去参观。我伫立于雕 塑前,凝望着年轻美丽的黄河母亲 仰卧于波涛之上,飘拂的秀发,慈 祥的神态,微曲的右臂下依偎着一 裸身男童,头微左顾,举首憨笑,显 得顽皮可爱。这是哺育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不屈不挠的黄河母亲,这 是快乐幸福、茁壮成长的华夏子 孙。她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 从前在母亲膝下承欢的岁月。在我 童年记忆深处,母亲是最美、最温 暖的,身上飘着泥土的芬芳。记得 童年时,我在寒夜里,油灯下,读书 做作业时,母亲时常会轻轻地走过 来,轻轻地问一声:"冷不冷哟?"然 后便伸手把我的小手握在手心,十 分疼惜地说:"冷浸浸的,妈妈给你 焐一焐。"我想雕塑家心中一定也 有一位慈祥的母亲。不然,难以创 作出如此寓意深刻、情感真挚的经 典之作

天玄地黄即为我华夏本色。"黑 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 的传人。"多年前,一曲《龙的传人》 曾让多少华夏儿女热血沸腾。黄河, 我心中一直以为她奔流不息的河水 是黄色的。直到前两年我到了青海 贵德,方才明白伟大母亲的"少女时 代"是那么清澈蔚蓝。蓝蓝的河水, 奔涌着黄河泽被华夏的理想。

那也是一个夏秋时节,我到了 拉西瓦水电站,它位于黄河上游龙 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这里山高水 长、谷远沟深,巍峨的大坝后面,是 一泓碧水。大坝前方两岸的山岩仿 佛经过鬼神的砍削,形成深深的峡 谷,峡谷和深潭的交汇处是一泓深 不可测的碧绿,绿得让人有些目眩 神迷。水电站的同志介绍道,开闸 泄水时,那气势犹如万马奔腾

我们沿着奔腾而下的黄河水一 路到了贵德的黄河清湿地公园。黄 河奔流到这里又是一番景象。那日, 蓝蓝的天空,飘逸着几丝白云。蓝天 白云之下,黄河贵德段的水面清波 浮动,显得柔和静谧,水色碧绿如 蓝。就在这清清的黄河之滨, 伫立着 一尊圣洁美丽的"黄河少女"雕像 少女通体洁白如玉,端坐于浪花之 上,衣裙垂落,绰约婀娜。在离"黄河 少女"不远处,有一块镌刻着"天下 黄河贵德清"的石碑。这不仅是对碧 波荡漾的黄河的惊叹,更是对保护 好"中华水塔"所寄予的希望。

离开黄河清湿地公园时,我记 下了著名诗人吉狄马加的话:"只有 真正到了黄河源头,你才会知道并 且相信黄河是蓝色的,同样也只有 当你真正用最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去 追溯这条伟大河流的历史,你才会 亲眼目睹这眼前的奇迹:伟大的黄 河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

黄河九曲,历尽沧桑。不论是 昂首北上,还是俯冲南下、迤逦向 东;不论是清波淼淼,还是浊浪滔 天、激流澎湃,她都始终日夜不 停、奔流不息地守护着五千年的 灿烂文明,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华 夏儿女。江河万古,泽润中华,蓝 蓝的黄河水,不辞辛劳的黄河母 亲,正是一个伟大民族厚重绵长、 坚忍不拔的精神载体。



螳螂称得上是 最快意的刀客,整 天扛着两把"大 刀",大摇大摆地纵 横江湖,靠一身的 硬功夫名振江湖。 螳螂是骄傲

的武士,它的每一 次砍杀,都是一次 生命的角逐。它在 砍砍杀杀中度过

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消灭害虫。它 做事利落,却不善于设防,因此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中饮 恨落幕

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身着"绿 战袍"的螳螂,头顶两根威武的"雉 鸡翎",举着两把"大刀",透明的 翅膀高高竖起并不时地上下起落, 时刻以一种威风凛凛的造型亮相, 在猎杀中一展英雄本色。作为刀 客,它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为自己 立威,让对手胆寒。

螳螂是名符其实的快刀手,瞅 准一个猎物,顷刻间便手起刀落, 并借助"刀"上的倒钩控制住猎物, 令其无从逃脱。树枝上、田埂间、墙 头、草窠,只要它在,什么蚜虫、果 蝇、菜虫、黄粉虫等就倒了霉。螳螂 的杀戮残酷且暴力,它的心硬得像 一块石头。

螳螂是真英雄,它的勇敢无可 匹敌,面对庞然大物,它从不畏惧, 即便是大自己几倍的对手,它也敢 于挑战,即便会因此而丧命。但不 管怎样,它的砍杀与撕咬,常常都 能正中对手要害,令其偃旗息鼓、 抱憾而终。

身为自然界的传奇强者,螳螂 的爱情却是凄美的。为了繁衍后 代,雄螳螂很可能要献出生命。因 为在某些情况下,雌螳螂会通过吃 掉雄螳螂,以确保后代获得充足的 营养。为爱情和家庭而牺牲的雄螳 榔献出了一个刀客的全部,但自然 的造化也延续了生命的更替。

还记得年少时的一个暑假,一 天我和伙伴上山砍柴,他突然停了 下来,我以为他发现了鸟窝什么 的,没承想,他是看见了惊人的一 幕——一条小蛇正缠着一只螳螂, 在那里等待对手咽气。显然,那是 只战败的螳螂,已经奄奄一息。我 壮胆上前用镰刀对着蛇头挥去,蛇 受到惊吓,丢下猎物,逃进草丛。螳 螂得救了,它舒展舒展筋骨,踉踉 跄跄地向一棵树爬去……

我不知道那只螳螂还能不能 养好伤,此后一段日子,每次路过, 我都会有意无意地仰头看一眼那 棵小树,以期看到那只螳螂的身 影,可是我一直没有再见到它,可 能它在另一场战斗中殒命了吧。

曾有人拍摄到螳螂捕蝉的镜 头,场面刺激,螳螂也很英武。所幸 的是,黄雀不在后面。螳螂显示出 一个刀客的冷漠和果断,迅速用 "大刀"杀死了蝉。而蝉肯定还来不 及想明白,怎么自己坚硬的外壳, 竟没能抵御住螳螂的突袭。

我抓过蜻蜓,抓过蚂蚱,却从 来没有捉过螳螂,可能是冥冥之中 自有缘由,也可能是我对它的英雄 豪情常怀一份惺惺相惜之感吧。

夏雨来时常常雷电交加,很 多小动物都早早地找到了避雨的 地方,只有螳螂,迎风而立。它不 愧为一位死士,再大的风雨,也阻 挡不了它。

红妆着雨低



五月听雷 张叶(河北)

"雷车驾雨龙尽起,电行半空 如狂矢",进入五月,伴着雨水,雷 声也猛了起来,浩荡的天空,大自 然尽显神威,虽然慑人,却也别有 异趣

经常是在夜里,一声炸雷将梦 惊醒,扭头看向窗外,老天爷又发 威了。起身去关窗,放眼遥望苍穹, 只见那乌压压的云头时而滚滚如 万马齐奔,时而滔滔如江河汹涌。 此刻雷声被隔在玻璃外,窗内的人 备感安全,因而内心盈溢着一丝庆 幸和欣慰。

幼时不懂惧怕雷电,和同伴在 街上玩,忽而天色发黄,雷声逼近。 但那一刻的心情却无比兴奋,毕竟 闪电和炸雷并不常见,因此,尽管小 孩子一惊一乍,却是不情愿躲避的, 直到大人声色俱厉地喊着"危险", 才悻悻然回到屋里,坐到祖母身边

帮她穿针,看她绣花,听她唱戏里故 事,"打一个金花琉璃闪,看看我丈 夫在哪边……"听不太懂戏里人生, 只是觉着这个盼望找到丈夫的女人 好可怜,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黑夜里, 又是荒郊野外,寻找不知身在何处 的夫君,这该是多么绝望害怕的事! 如今想来,那可怕的雷声多半是为 了衬托女子勇敢捍卫爱情、忠贞不 渝的美德吧!

小学时读《诗经》,看到《殷其 雷》,最初以为这三个字是个人名, 心想一个人叫"殷其雷"可真够难 听的。后来查资料才搞明白,"殷其 雷"即"雷声隆隆"的意思。"殷其 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 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也是一 个女子为在外的爱人担忧,盼望他 赶紧回家。

后来读苏童的小说《碧奴》,里

面孟姜女寻夫时有个场景:风雨雷 电交加, 孟姜女寻夫的路泥泞艰险。 我记得以前村里放露天电影《梁 祝》,祝英台去哭梁山伯时也有雷电 大作的镜头。仿佛正是这些忽明忽 暗的隐喻,将坚贞的爱情镌刻成了

恋爱的时候,男友写给我的第 一封情书里抄了那首《上邪》:"冬雷 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 绝。"可那时候我担心冬天真的会打 雷,男友为了给我宽心,又改成了 "夏雨雪,天地合,也不与君绝",让 我哭笑不得又感动不已。

窗内听雷,看黑暗的窗子渐次 亮灯,有人说"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 故事",雷电中匆匆在雨帘中穿梭 的,不知是谁家晚归的人。窗内听 雷,有个相亲相爱的人伴着,那雷 声,也成了温暖幸福的背景。

月下蛙鸣

薄暮时分,月亮就悄然爬上了 天空。

天有些闷热。街灯亮起,广场上 休闲的人很多,小孩们滑着轮滑。我 在锻炼器材上活动一下手脚,再沿 步道转上几圈,不觉已近十点,散步 的人少了,四周渐渐安静下来。

走过一汪池水,突然传来两声 "呱呱",像是蛙鸣,小心地轻移脚 步上前,屏息聆听。"呱呱、呱呱 呱。"又叫了几声,清灵灵的,那么 清晰,那么真实。那声音划过夜晚 的宁静,传入我的耳际。没错,这是 蛙声啊。我不觉惊喜,俨然听到乡 音,备感亲切,遂静静坐于池边,感 受这久违的蛙声。

池塘不大,里面有几株荷,荷叶 翠绿、清新,一朵洁白的荷花悄然 挺立枝头,空气中弥散着淡淡荷 香。月亮大而圆满,撒下一层氤氲 朦胧的薄纱,染透了池水。荷浸在 水中,月亮跌落在水面,一只蛙就 伏在荷叶上。

风,轻轻拂动,池水泛起涟漪, 树叶沙沙作响,荷也轻轻摇荡,几 香。蛙声越来越稠密,越来越响亮, 滴水珠在荷叶上来回滚动,闪着晶 莹的光亮,月亮也晃晃悠悠,碎了, 又圆了。月光融融,坐在静谧的月 夜里,披一身淡淡的月光,嗅着荷 香,听着蛙鸣,心境顿觉清幽。

我的故乡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各有特色,但最令人着迷的还是 夏。夏夜,是蛙们的盛宴。老屋背靠 苍茫的大山,对面有农舍和一望无 际的田野。白天,酷暑难捱,孩子们 结伴去稻田、荷塘里捉蝌蚪、逮鱼 虾,惊醒了正在打盹的青蛙,"扑 通、扑通"一阵蹦跳,蛙们争相跃入

池塘,溅起水花点点,然后警惕地 趴在水面下,只露出半个脑袋,许 久才发出一两声低低的鸣叫。

待日落山头,暮色四合,蛙们急 不可待,得意地撑着前腿仰着头,趴 在荷叶上、庄稼地里、稻田水草边, 腮帮鼓得发亮,"呱呱、呱呱"地叫。 开始是一声两声,紧跟着是十声八 声,最后汇成了千声万声,整个村庄 的青蛙全都加入了进来,声音由远 及近,由小变大,片片蛙声划破暮 色,夹杂着夏日特有的蝉声。

皓月当空,梨花白的月光,绽放 在宁静的夜空。夜幕下,流萤点点, 蛙声此起彼伏,像一个个流淌的音 符,在村庄各个角落萦绕回荡、彻夜 不息,给原本静谧的乡村之夜增添 了一份热闹。阵阵蛙鸣响彻耳际,滋 润五谷,在我的心里生生不息,高亢 低回。更多的时候,一家人在院子里 乘凉,躺在月光下,在蛙声的陪伴中 渐入梦境,又时常在蛙鸣中被唤醒。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 片。没有蛙声,也就没有了稻花的 农人们似乎听出了庄稼的长势和丰 收的讯息。漫长的夏夜里,蛙声成了 农人们最爱的小夜曲,百听不厌,一 天听不见,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乡村的蛙呼朋唤友、你来我往, 如同生活在土地上的乡亲,简单淳 朴、坦坦荡荡。小城里的蛙形单影 只,叫声就较为内敛。但能在都市 里听到久违的蛙声,已属难得。

"咕咚",池塘里一声响。我回 过神来,偌大的广场,只剩下我和 这蛙了。月亮越升越高,挂上树梢, 月光依旧,蛙声又起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6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地址: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31号)